

落叶时节忆长兄

□常振国

早上起来，开门，院子里铺满了落叶。昨晚半夜回家，可曾刮风？不清楚，但大哥却如落叶一般，飘走了……

大哥常振家是个典型的文化人，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浸透在骨子里。在古人心目中，文化人应对“琴棋书画”有相当的素养。琴，应该是指音乐方面的修养；至于书画，我个人以为，不仅仅是字写得漂亮，画画得好看，主要的应该是个人文化鉴赏品位的高低。大哥歌唱得很好，初中就考上了北京业余少年歌唱团，大学时参加了《东方红》大型舞蹈史诗的演出。无论是节假日家庭聚会，还是单位的联欢，大哥的独唱——《赞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点节目。

后来，大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做编辑，这是他心仪的工作。每每读到一些优秀作品，他总会一边点头，一边称赞“好東西”“见功力”“这是能留得下的好作品”等等。

《当代》拿到《白鹿原》书稿后，大哥复审完超乎寻常地兴奋，“这部小说太棒了，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作品了，在创作思想、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突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具有划时代意义。”还记得我们闲聊时，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他“手太懒”“惜字如金”，可他为宣扬《白鹿原》，竟主动写了几千字的书评寄给《文艺报》，对《白鹿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讨论是否采用这部书稿时，一向处事谨慎的他，竟一反常态，向领导拍胸脯，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好作品。他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作者要有胆量，要忠实于你的民族，忠实于真正的历史，而一个编辑，也要有责任感，不能失掉一部能够真正代表我们民族文学水平的经典作品，这是编辑的职业良心。”编辑部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原因，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分两期刊载《白鹿原》，由大哥和洪清波做责编，正式出版前做必要的加工删改（5万字），同时，时任主编、著名文学家秦兆阳还指定让大哥亲手加工小说的前10万字。大哥一方面感谢秦老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十分为难。他私下不止一次地对我讲：“删掉这些，真是可惜了。”《白鹿原》最终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大哥编发的另一部小说《好大一匹马》，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大哥因为编辑《超越自我》，与作者、围棋大师陈祖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陈祖德先生家的“座上宾”。因为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过语文编辑，与张中行先生成了莫逆之交。

我与张中行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交往，我至今记得，当他知道“振家是我的长兄”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道：“振家、振国，好！好一对亲兄弟。我们这也是缘分啊！”我过后告诉大哥此事，大哥感慨地说：“张先生非常有学问，学识渊博，待人处事总是那么谦卑和善。我们年龄相差那么大，先生却总是视我为弟。有一次在香山开会，饭后闲逛时，张先生竟买了冰棍给我吃，而他自己并不吃，你说多有意思。”

张中行先生生病，大哥去他家探望，离别时，先生不顾再三劝阻，硬是拄着手杖，双脚几乎是擦着地向前移动，执意把大哥送到楼梯口。大哥一边向我讲述一边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家啊！”

大哥一生最看重的是“尊严”，崇尚独立的人格，遇事有主见，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万事不求人”，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乃至去世了，大嫂和两个女儿依然没有惊扰单位及他的同事和朋友，只是邀请至亲以极简的方式告别。

前年清明节时，我突然对生死有了些许感悟，写了一首诗：

生死相见难，
心逢四月天。

知死悟新生，
明生死亦然。

常叹春易去，
岂知命由天。

切莫功名累，
终为一缕烟。

人生真正的意义是追求和实践。大哥，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已经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作者为华龄出版社原社长）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岁月深处的回响

□唐世鼎

2025年11月21日，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了原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女士。这位94岁的“老广电”，在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将大半生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回望过去，往事并不如烟，与她相关的诸多片段仍清晰如昨。

黄台长自1985年从广播电视部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88年至1991年出任台长，其间她以坚定的原则与不凡的魄力履职担当，在复杂局面中稳妥把握方向，以开明包容的胸襟处理事务，协调各方，带领团队平稳度过特殊时期，至今仍被人称道。

在众多同事眼中她精干利索、快人快语，开会讲话不绕弯子，遇到分歧也不拖泥带水，总是直奔核心把问题与道理讲清，以女性特有的细致敏感和坚韧，用平和坚定的语气凝聚共识，从容果断作出决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不再满足于单一信息，“开眼看世界”成为普遍诉求。针对这种情况，她秉持开放理念大力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格局，主导支持《正大综艺》等栏目创办开播。作为首个引入外资的中外合作电视栏目，《正大综艺》以其新颖的形态和跨文化视角，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感知世界的窗口，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荧屏记忆。

我和黄台长的深入交往，始于在央视办公室工作期间。那时她虽已离休，却比在岗时还“上心”——每天雷打不动收看各类节目，遇到节目有欠妥之处或值得关注的倾向，总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言辞坦率又恳切，嘱咐我向相关领导转达，并反复说“不是挑毛病，就是觉得能做得更好些”。

印象尤深的是有一天深夜，我接到她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彼时她正在国外探亲，集中收看了多档对外新闻节目，敏

锐地察觉到部分报道篇幅过长，受众定位不清，海外反响不佳等问题。电话里她直截了当，指出问题核心，并提出具体改进建议，末了强调：“对外传播不是自说自话，得让人家听得进去、愿意看。”这份深刻洞察既源于她早年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主任，并长期从事对外翻译工作的深厚积淀，更体现出她对国家形象与媒体责任的深切担当。

后来我调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工作，由于黄台长曾担任过梅地亚中心董事长，对媒体经营始终牵挂，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更加频繁。前些年总公司拍摄、出品的《大决战》《航拍中国》《从长安到罗马》《国家公园》等新片，她都一一收看，看完总会发来信息肯定，还谦称“从中长知识”了。看了纪录片《智造美好生活》后，她特意打电话说节目让她这个中科院的家属“跟上了时代”（注：黄台长已故丈夫关定华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是我国著名声波科学家），叮嘱重播时一定要告知。

2023年春，九旬高龄的她表示想重访当年参与筹建的无锡三国城影视基地，但再三强调：“别麻烦台里和公司，吃住由儿子安排，只需派人讲解即可。”故地重游，看到基地的新发展，她感到由衷欣慰，一再感叹“当年的心血没白费”，并祝愿总台影视文旅产业再创佳绩。

在众人眼中，黄台长是一位严谨务实

的工作者，日常生活似乎别无他好。其实不然，她内心始终保留着对生活的热爱，常念叨退休后要留点时间给自己，有个人的爱好，享受自在人生。她称离休后的自己是“自由幸福的老人”。遇到精彩体育赛事直播，几乎从不错过，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她看球时的投入劲儿，如同“老小孩”。有一次她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我今天早4点半起床看中美女排赛，精彩之极看了提气。当前非专业人士这么大年纪关心球赛的少了。我就那么有兴趣。”她还笑称“看球提气，心里痛快，这是长寿一大密码”。

我刚退休不久，便收到她发来的长微信，其中写道：“灵隐寺有副对联：‘一生遇人千千万，能有几人天天念’——你是我常念着的人。我以前不爱运动，退休后开始看球、外出走走，体会到其中的益处，希望你有空多运动、多陪家人，退休后要安排好生活。我退下来30多年，深感退休是人生一关，安排得当真幸福。这些体会，愿与好友分享。”这段真挚、温情的文字，我至今珍藏。她病重期间，我去探望，她仍念念不忘台里近况，反复询问行业动态和年轻后辈的情况，那份牵挂令人感动。

如今，黄台长已驾鹤西去，但关于她的记忆与往事历久弥新，点点滴滴，凝成温暖的回响，长存心间。

（作者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原总裁）

■嫣然思语

母亲树(外二首)

□赖杨刚

树，还没有
绿完一整天的安静
安静的香
让我触动了
我是一片发光的嫩叶
有雪与火的气韵
一双顾着微风而又丝滑的手
捧着时光，像礼物，直到
阳光照耀语言的纹理
因为新年
安静的树
也获得了美名：母亲

繁花的钟声

命运
就像老鹰捉小鸡
目光在小心谨慎里，闪烁不定
稻草人捂暖了心跳
看我们
面对面站定
互相拍拍肩膀，总有一粒灰
安静落地
在悄无声息的影子里
它，此刻，轻裂着
繁花的钟声

攒阳光

这一年，小桥流水
流成了远山的倒影
当有人在山水之外说起我
希望他们说起的是
我的持续和缓慢
像一个花园或者一片草坪
而这一年，每种植物
都积攒过阳光
浪费过风雨
这一年，没有为难过别人
那些月亮虚度的夜晚
我只是无声地喊过什么

向阳而生的树

□汪东福

从晨曦中苏醒
花朵选择在白天来临
请允许我站立，在阳光里
浓雾和树叶，一起升腾或者坠落
都格外耀眼
或许，我会成为
向阳而生的那棵树
山是美的，树也是美的
连空气也美得透明
我端坐在神龛前
等待你的前行
就算季节终结
我也一样怀揣着深爱



以书为伴 与友同行

□吴宝安

惊闻著名出版家、编辑家，出版界的前辈周谊同志逝世，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作为晚辈，我始终将先生视为前行路上的榜样和老师，如今先生已逝，唯有以拙笔写下这份哀思，追忆先生为科技出版事业倾注的毕生心血。

周谊先生从1973年起担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历任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一直到1995年退休。但先生退而不休，担任了中国版协副主席、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1994年至2004年还担任了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四、第五届主任委员，在出版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凭着几十年摸爬滚打攒下的经验，看透行业走向的敏锐劲儿，实实在在地为科技委的发展定好了调子、铺好了路子，是科技委发展蓝图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周谊先生盯着国内科技出版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发展的“三阶段论”：1978年到1988年是恢复壮大时期，满足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对科技知识的迫切需求；1989到1998年是改革发展期，行业得摸索着走市场化的路子，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之后就是创新跨越期了，重点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出版内容深度融合，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好随之而来的挑战。

他始终把推动行业发展的担子扛在肩上，为了打通行业壁垒，他牵头组织一场场研讨会、交流会，把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出版社聚在一起，探讨选题的方向，从制度搭建到平台建设，从人才培养到资源对接，每一项工作他都亲力亲为。他还格外重视青年编辑的成长，组织青年编辑交流学习，为科技出版事业培育后备力量。

在科技出版的生命历程中，周谊先生始终传达这样的理念：出版好书，广交学者和作者为友。作者是书籍的源头活水，每一位深耕科研一线的学者、埋头实验室的专家，都藏着亟待被挖掘的知识宝藏。放下架子、迈开步子，主动与作者交流，倾听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创作构想，才能捕捉到有价值的选题。从学术观点的碰撞到出版细节的商榷，这不仅是出版人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为读者服务的基本情怀。

出版好书，是对作者心血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责任。从初稿的打磨到内容的校对，从装帧设计的敲定到印刷质量的把关，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图书，往往凝聚着出版人与作者的共同心血。当一本本装帧精美、内容扎实的科技著作摆上书架，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参考，为莘莘学子点亮明灯，这种成就感，便是对“广结作者朋友，出版好书”理念最好的回馈。

地方科技出版社是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特色科普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其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基层科技文化事业的根基。多年来，周谊先生始终将关注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以务实举措为地方科技出版社纾困解难，搭台赋能，多次和地方科技出版社领导们洽谈，每一次洽谈都摒弃空话套话，直奔痛点难点。

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出版行业刚从“书荒”中复苏，周谊先生便敏锐地看到了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巨大潜力，他组织召开社长和总编辑年会，反复倡导行业改革的核心方向：推动出版社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他常说，不能只埋头编书，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拧成一股

绳，心里得装着市场，眼里得盯着读者。针对地方科技出版社的管理短板，他积极提倡推行责任制，让权责清晰、激励到位，充分释放基层的创造力。这些深入的洽谈，为地方科技出版社理清了发展思路，提供了发展的路径。

青岛出版社结缘科技委、加入地方科技出版社联合体，背后离不开周谊先生的鼎力促成。彼时，青岛出版社有意拓展科技出版板块，却苦于缺乏行业资源与对接渠道。周谊先生得知后，主动牵线搭桥，向科技委详细介绍其优势与发展规划，推动双方顺利达成合作意向。从引荐对接，到答疑解惑，周谊先生始终倾注心力。正是这份无私的助力，让青岛出版社得以顺利加入两个平台，为其科技出版业务的起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事人，周谊先生的一言一行始终鞭策着我，使我不能忘记出版人的责任。

出版承载着人类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使命。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认知的边界是语言的边界，而出版正是语言的载体。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人工智能随着其技术日益完善，将会把古往今来的所有知识整理得达到语言边界，而出版更不是能忽视这一重大机会。周谊先生的一生，与科技出版结缘数十载，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落伍于这个时代。他从擘画行业发展蓝图，到提携后继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走得沉稳坚定。他用毕生心血，诠释了一名出版人的赤诚与担当，为行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丰硕成果。

斯人已逝，翰墨留香。先生的风范与情怀，将永远激励着后辈出版人，在深耕科技出版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奋勇前行。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